

晨光週刊

期三十二第二卷四第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七日出版

二十一年六月創刊

五全大會以後的工作

董乃正

俄德意三國經濟制度之剖視

潘祖永

王安石變法失敗之癥結

沈松林

新聞編輯體式之探討

朱司晨

掙扎

投稿者的被拒

安椿

上海夜景

賀昭銘

冬晨的西湖畔

陳恭禮

青園年地

周宗鶴

日本都市防護團

陳馥潤

社刊週光

址社杭州官巷新口正路中書局



中國郵政總局上海分辦處

五全大會以後的工作

董乃正

(一)

籌備已久的五全大會，現在是已經開幕了，這是多麼值得我們慶祝的一件事。本來，依照國民黨的總章，全國代表大會規定每二年舉行一次；那末，每次大會的舉行，原是極平常的事，沒有什麼值得慶祝的地方。但是這次五全大會的開會，却很值得我們慶祝，因為牠是具有偉大的意義的。

這次的大會，本來在去年就要舉行的，當時因為黨內意見分歧，以及外患的影響，終于決定展期了。現在竟能

如期舉行，並且各方面的重要同志都能出席參加，這顯然是黨內團結的一種象徵；從此以後，若能精誠團結，則于黨國前途，大有希望。這是這次大會的重大意義之一。

還有：此時正是我國空前所未有的一个非常時期。在國際方面，意阿戰爭的爆發，已使歐洲的前途愈趨黑暗，英法諸列強正竭其全力以應付歐洲的局面，因此東亞的野心國家又不免躍躍欲試了。最近數月以來，所謂華北中日經濟提攜的進行，多田的小冊子，大連上海等地的日領及武官會議，以及日政府所決定的中日經濟提攜方案，與乎外報所傳的日本對華提出的新要求，……這種種消息，顯示着日本對華政策的昂進。同時，我國國內白銀源源外流

，經濟危機極為嚴重。在此內憂外患交迫的情勢之下，正是國家存亡千鈞一髮之秋，救亡圖存，是刻不容緩的要圖，非全國上下團結一致，不足以應付方來的大難。這個時候，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代表大會能夠如期舉行，而各方重要同志尤能盡棄前嫌，毅然決然出席參加。如能確立救亡圖存的根本大計，努力進行，未始不能挽救危亡于萬一。所以此次大會乃中國存亡的關鍵，實具有極重大的意義與價值。

(二)

這次的大會在這樣一個嚴重的時期中舉行，而各方同志又都能團結一致共赴國難，其結果必有很大的收穫。不過，僅僅是開會討論一個結果還是不夠的，主要的還是在大會以後的工作。上述的幾點，我認為是值得我們努力以求實現的：

(一) 永遠的精誠團結 「精誠團結」這一句話，我們早已聽得爛熟了，但是事實上所表現的，往往是團結一時，缺乏持續性，也就是沒有真正的精誠團結，結果，弄到黨的內部裂痕愈深，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迄未能樹立，外侮日亟，抵抗無方，經濟破產，挽救乏術，整個國家陷于空前未有的危境。于是有人攻擊國民黨，說東北未亡于軍閥

，而亡于國民黨，把東北淪亡的罪過加在國民黨身上；更有人認為國民黨執掌中的政治非常腐敗，主張取消黨治，開放政權。這種種的批評與主張，固然不免過火與幻想，但國民黨之不能精誠團結，發揮黨治的精神，予反對者以藉口，也可以說是咎由自取。現在這個時期，不但是黨的存亡的關鍵，而且是國家民族興亡的關鍵，凡是國民黨黨員，如果確有忠于黨國忠于主義的決心，那末，除了摒除一切的私見，站在黨與主義的立場上，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去努力奮鬥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這次五全大會之舉行，各方同志都能出席參加，這固然是精誠團結的象徵；但是我們希望這不是曇花一現，在大會以後，全黨同志更要永遠的精誠團結起來，才能打破未來的難關；否則，未來的大難，誰去抵禦，國家淪亡，黨亦與之偕亡，誰尸其咎？

(二)健全黨的組織 諸的組織即是黨的生命；所以黨的組織如果不健全，則黨的生命也必不能持久，黨的力量也無從發生。尤其是革命的政黨，更需要有健全的組織。俄國的共產黨，其組織之嚴密，早為世人所注意；十月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共產黨組織力的發揮；但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仍時時注意於黨的組織，幾乎每年都舉行清黨運動，牠的清黨運動，不但是清除反黨分子以及投機分子，並且積極肅清黨員的官僚主義化，因此蘇聯的共產黨能夠

夠積極發揮黨治的精神，並且能夠鞏固其手創的蘇維埃政權。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前鋒，在國民革命過程中，國民黨確曾盡了他的前鋒的天職，現在國民黨已經掌握着中國的政權了，而且已掌握了許多年了；但是黨的組織却早已表現着鬆散了。這是無可掩飾的事實：投機分子紛紛入黨，使黨的組織精神喪失了；官僚主義的抬頭，使許多黨員腐化惡化了。黨員對於黨的觀念漸漸地淡薄了，黨費不能按期繳納，黨員大會只在選舉黨部委員的時候才舉行，經常的訓練工作，早已沒有實施了，黨的紀律也成了具文了。區分部是黨的基礎和民衆的核心，但是這幾年來，區分部的組織不健全，已成了普遍的現象，黨的基礎當然脆弱，黨在民衆中的核心，自然失了作用了。試問，現今有幾個區分部能夠領導民衆，有幾個區分部能成爲民衆運動的核心？此外，區黨部、縣黨部、省黨部，也同樣地是不健全的，有許多地方沒有區黨部，有許多地方沒有的組織，如果不能健全，則黨的生命也必不能持久，黨的力量也無從發生。尤其是革命的政黨，更需要有健全的組織。

；否則黨必自趨滅亡。

(三) 恢復民衆運動 一個革命的政黨是建立在廣大的羣衆之上的，能夠抓住民衆，才能推進革命，若不能抓住民衆，則黨的行動成爲少數先知先覺者的行動，不但不能得到多數民衆的擁護，並且不能發生偉大的力量，其結果一定要失敗的。革命黨不採取暗殺的手段，而主張領導民衆運動，就是因爲暗殺並不能喚起多數民衆的同情，而領導民衆共同奮鬥才足以粉碎統治階級的統治。孫中山先生在臨終時還昭示我們：「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共同奮鬥」。這是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四十餘年所得的經驗，是彌可珍貴的教訓。民國十六年國民黨北伐之成功，誰都知道是民衆擁護的力量之表現，也是國民黨的羣衆運動之成功。但近數年來，羣衆運動已到了非常沉寂的境地，在各種民衆大會中，很少看到工人農民羣衆的足跡，多數的參加分子是學生及公務員。此外羣衆的組織，如工會、農會……等，都很少有健全的組織，更沒有訓練民衆的能力。羣衆運動無形中是停止了。羣衆既沒有健全的組織，自然也就沒有政治的認識，因此黨的主義不能深入民衆，黨的政策不能爲民衆所擁護，黨的力量勢必隨之而削弱了。許多人以爲停止民衆運動可以減少共黨煽惑的機會，這種見解，我認爲不啻因噎廢食。事實上，國民黨放棄了羣衆，才是給共黨以活動的機會。因爲

民衆是無知的，是沒有組織的，國民黨不去組織他們，訓練他們，他們自然不能對黨發生信仰；而共黨則正好乘此機會，施行其煽惑的手段，民衆受了片面的宣傳，自然很容易受其誘惑，結果，民衆反接受了共黨的領導了。前幾年，共匪勢力的日益膨脹，大半是基于這種緣故。近年，蔣委員長採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勦匪政策，即是要用政治方策使民衆覺悟而回到國民黨的領導之下。又政府積極實施保甲制度，也就是組織民衆的一樁重要工作；但是這種組織工作，還不能普遍地實行，而各地黨部對於此種工作，亦未能切實負起領導的責任，因此還不能得到偉大的功效。現在，外患日亟，正是國家存亡的緊要關頭，要挽救危亡，不僅靠軍備的充實，尤有賴乎民衆武力的培植。阿比西尼亞爲非洲之一弱小國家，竟敢與堅甲利兵之意大利對抗，其所可恃者，不在阿國國防軍之勇敢善戰，而在全國能夠動員一百萬以上之壯丁，執王戈而衛社稷。我國有四萬萬的人口，壯丁人數以十分之一計算，亦有四千萬人，如能施以嚴密的組織與訓練，則任何強敵亦不難一鼓而撲滅之。今日欲求民族國家之生存，惟有全國總動員之一法。故今後對於民衆運動，宜積極組織，黨部更當負起這種責任，然後，黨才能成爲民衆的先鋒，而民衆亦能成爲黨的後盾。

(四) 切實奉行大會的決議案 大會爲全國最高權力機關

關，一切決議，本應切實奉行；但過去常犯着「決而不行」的毛病；這固然也有許多困難的原因，但一個革命的黨與政府，是應具有革命的精神的，任何困難，惟有以革命精神去克服牠，打破牠，決不可因遭遇困難而把大會的決議擱置不行的。尤其是此次的大會，為國難最嚴重時期的大會，其決議案之重要，不言可知，若能切實奉行，則救亡圖存才有希望；倘仍是「決而不行」，則瀟灑沓沓，非至國家淪亡不止。

總之，五全大會之舉行，固具有重大的意義與價值，但更重要的，還在大會以後的工作。上述數點，僅就作者管見所及，特為提出，以供黨國要人之參考。此外，如國防軍備之充實，政制之改革，經濟之更生，也都是我國今後應當努力的工作，惟望全國上下一致努力，則此次大會才不失其救亡圖存之意義。

(三)

國人們！很明顯地，擺在我中華民族的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死路，一條是生路。死路就是坐以待亡，生路就是奮鬥以求復興。請問，我們應走那一條路？
走死路吧！我想誰也不願輕生的。
就拿一隻雞來說吧！當我們要殺牠的時候，牠是會出死力以掙扎的，縱使你把牠的氣管血管割斷了，牠還要拚命掙扎，直至最後一口氣斷絕，才瞑目而逝。

就是一隻野獸吧！當我們圍着牠的時候，牠也會拚命爭鬥，希望冲出一條生路的。俗語所說的「困獸猶鬥」，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

阿比西尼亞是被世人目為野蠻國家的，然而阿國的民族，却知道為保衛祖國而戰鬥，兩月以來，阿軍對意大利的抗戰，正表現其英勇奮鬥以求生存的精神。

我們是世界最古的民族，過去既有光榮的歷史，現在世界上又有其重要的地位，我們難道不如一隻家禽，不如一隻野獸，不如一個落後的民族嗎？我們難道願意坐以待亡嗎？

我想：全國四萬萬同胞都會異口同聲地喊出：「我們要求永遠的生存！」

那末，我們應當走那一條路呢？很明顯的，我們當走「奮鬥以求生存」的路。換句話說：我們應當反抗任何侵略者的進攻，我們應當從殊死的抗戰中去求生存，在最後一兵一卒。

全國的革命的同志們，這是我們戰鬥的時候了，我們應當重新負起打倒帝國主義使命，向帝國主義反攻！

全國的民衆們，這是我們戰鬥的時候了，我們應當一致團結起來，為生存而流血，為自由而犧牲！

俄德意三國經濟制度之剖視

潘祖永

於戰前之時，論者多以爲經濟社會之根本改造，其原動力必屬諸勞動階級，馬克思主義之信徒雖對於社會主義接替資本主義之方法各有不同之主張，而無產階級之專政與夫推翻資本主義而創造一新制度之信念者一也。衆咸信資本主義之放任政策如再繼續行之，則無產階級之羣衆與社會間敵對之意識必有增無已，實無人能逆料經濟制度之劇烈變更有超乎無產階級羣衆以外之力量存在也。

洎乎今日，事實昭示於吾人者，歐洲有三大強國在近十數年內經濟規章根本發生變化，而其中僅有一者係爲無產階級所主持，德意兩國內此項變動則以中產階級爲主體，而非爲無產階級。即舉世其他主要工商業國家，殆亦如斯。此爲自歐戰以來經濟制度上最顯明之動向也。

馬克思與列寧之信徒分析研究此種之進展，抹煞其大部份之特質，揚稱彼儕不能承認德意兩國內之經濟變動可目爲經濟制度之重造，謂德國屬國家社會主義，意國屬法西斯帝主義，所表現者非爲經濟規章之基本變動，資本主義之氣味仍繼續存在於此兩國家，必待無產階級者之獨裁而始可消滅。復批評法西斯帝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均爲資本家所創造，以資本家咸感受共產主義革命運動之現象之威脅也。法西斯帝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領袖人物，如墨索

里尼與希特勒之輩，僅爲資本家之工具耳。故其結論謂德之國家社會主義與意之法西斯帝主義所代表者爲資本主義末期之一種凋萎形態。

上述共產主義者之批評實不盡然，其實法西斯帝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兩者與舊式之資本主義判然有別。一方面國家社會主義與法西斯帝主義固有相似之處，而其與蘇維埃制度亦非全無同處。更有一事不能無言，即通常有一般人每以爲國家社會主義及法西斯帝主義較之蘇維埃制度少有法則與目法，實亦謬誤，而意之法西斯帝主義與德之國家社會主義其固定之經濟與社會制度較爲缺少，則誠爲不爭之事實也。

夫資本家與放任政策實密切勾結，相依爲命，墨索里尼之所以遲遲推進其社團組合狀態者，要亦因意大利資本家對其工業改組上之激烈阻撓所致。蓋資本家誠樂於接受政府對於其一己利益方面之特別協助，如有利於其所經營之工商業的保護關稅，強國條款，或航運津貼等事宜，資本家鮮有不企求獲得者，但政府如一旦有約束之措置，即政府對於工商業之限制或管理，則爲商人所最痛恨，對於法西斯帝運動，資本家誠有扶助之者，但其所以然之原因，則因彼儕希冀其一己之企業可獲特別之恩惠以謀預算平

衡或謀用公司組合以黜去勞工組合，至於圖消滅放任政策者則絕無僅有也。

國家社會主義與意大利法西斯兩者之本質固同爲敵對放任政策，但亦不無略異之點。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主張國家之利益必須位置於個人利益或其財產之上。因斯，可以強迫一地種植小麥以代替牧羊，或令其增僱勞工，個人雖無利，而亦不得不遵行。故法西斯主義加於勞工之限制雖或繁重，然事實上私有資產權或資本家權利，其活動皆範圍於團體利益之內。至於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之主要利益係爲種族而非爲國家。但自經濟之立場觀覈，則此區別固極爲微小者也。

且也，法西斯帝與國家社會黨在制度上復有一重要相同之因素，即爲凡當國家或種族必要時遂行決定對於經濟活動之干涉。雖國家社會主義之干涉行動似較之法西斯帝更爲積極，但在干涉之原則上則無不同，而其實行也，雖各懷尖刀之利器，然謀國家之自足自給則無歧異。總之，德意兩國在經濟上不恃各別之自動經營以謀獲得企圖之結果，而國家隨時隨地可以施行其干涉之權力也。

國家社會主義及法西斯主義與蘇維埃制度顯然亦復有極相似之點。其最易明白者，如對於民治主義，自由主義，與和平主義之藐視，如尊重集團與小觀個人，殆爲三者共同之概念。至於反對方面，蘇維埃制度與其他二制度

最重大之區別，在於蘇維埃制度私有財產制已完全消滅，無產階級已實行其統治權，而于德意兩國私產制度依然存在，且經濟統治權非把握於勞工階級之手也。

但吾人苟進一步而精密考察蘇維埃制度下之工人生活，則所謂在現存制度下之工人實與德意或美國工廠內之手賊足胼者確多相似。工人工作於蘇維埃工廠內，實際上較之工作於資本家工廠內亦無更多之管理權，且均同樣的在監工之下而爲機器之附屬品。蘇維埃工廠內之工人並未因其不負擔股東或公司債券人與厚俸行政人員之剝削可得若干較高之工資，其工廠收益之一部份，昔之因減削工資而流入資本家之手者，現今則用以擴充膨大之國家開支，與彌補因工作效能低減而增加成本之損失，是則資本家雖消逝，於工人之收益仍無多大改移也。

至於在德國與意國內所謂財產之封建化而非社會化之現象確或存在，惟在資本主義之下，財產之本質包括個人對於其財產上不勞而獲之收益權，而於德國與意國之內趨向財產封建化，個人如依其財產生活在經濟上政治上或軍事上對於國家或種族不能無服役也，譬如某工廠之管理者之服務可以接受薪俸，此非因其對於股東之企業有供獻，而因其在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已盡其勞役。在此方面與蘇維埃制度，吾人實難斷言其有重大之區別，因就理論上言，蘇維埃制度下之酬報係爲基於其對於蘇維埃制度之服務也。

。或有人反對以爲德國或意國此種造化之趨向並不如作者所論之顯露，然而對於此趨向之存在與滋長則無可反對。

總之，德之國家社會主義，意之法西斯帝主義，或俄之共產主義，各有其固定的經濟與社會哲學基礎，真實之

王安石變法失敗之癥結

沈松林

嘗考王安石變法之經過，及其新政之內容，甚覺其所設施，多與現代先進國家所嘗實行者相暗合。不禁嘆其學術之卓絕，精神之偉大也。北宋之士大夫，苟且偷安，保守成性，祇知有身，不知有國，專攻新法，藉以鳴高，徒爭意氣，而忘正義。新法雖善，終未能行。初頒新法，辦理或有未當，官吏又多不法，自易發生流弊，此乃任何革興所不能免者。反對者遂獲一極大之話柄。此固枝節，未可動搖立法之本意，所謂非法弊，乃人弊也。然變法失敗之癥結莫大於此，後世論安石變法者亦重視之，而爲安石惜也。吾人苟師法其意，以圖自強，則其缺點，自應三致意焉。否則，革興之利，不償其弊，前車可鑒，是不可不慎也。

新法之有弊，在人事之不善，安石豈專重治法而昧於治人之道乎？是又不然。其未執政時，即以當代無人才，不足以負改革之責。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尤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奸，以擾百姓也。」

經濟政策即隨此三種經濟制度之變動而進展。處今世界放任的利己的資本主義已趨衰落，此三國新興之制度誠足以吾人注意也。

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則爲大害。……免役……苟不得其人，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保甲……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則吾法墮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反復論說，深曉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之旨，安石豈昧於治人之道哉！

安石既闡治法與治人並重之說，而事實竟不然，贊助者雖非盡屬小人，但多爲賢士大夫所不齒，而安石不爲之動。陸象山嘗曰：「新法之議，舉朝譴諱，行之未幾，天下洶洶。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僉狡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近人梁啓超氏雖力袒安石，稱爲三代以下之完人，亦不敢謂其所用者必無小人，僅以無有之，而其不善，決不如史書所載之甚也。是安石昧於知人之咎，不得辭矣。其弟安國，固嘗恨其知人不明，及其致政而歸，亦自言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出於交遊之厚，是自悔爲小人累矣。

惟斯罪惡，實未可全責諸安石，亦有爲當時情勢所促成者，梁啓超氏爲之辯曰：「無如諸君子者，聞有一議，

爲公之所發，則掩耳而不聽，初不問其所發爲何議也；見有一詔，爲公所擬，則閉目而不視，初不問其所擬爲何詔也。責以奉行，非挾賢挾長以抗，則投劾而去耳。諸君子既不屑爲公助，而公又不能忍心害理，一事不辦，以自謝於諸君子，而又不能以一身而盡天下之事，然則非於諸君子之外，而別求其助我者，安可得耶？」梁氏且爲斷言曰：「荆公德量汪汪，不肯以不肖待人，間或爲人所賣，則宜有之。若謂其喜逢迎，樂便辟，曾是荆公，而肯爲之耶？」梁氏之言，未可厚非，然安石求治太急，未能擇人而使，是亦無可諱者。彼曾有言：「洪水之患，不可望而俟，而諸臣之才，惟鯀優於治水，故雖方命圮族，而不能捨鯀。」重才不重德，害必遠於利，蓋不肖者小有才，適足以濟其惡耳。故選士之方，必推氣節，未有阿諛諂媚之徒，而能有廉明之政者也。安石之失敗，基於此矣。

方今國難當頭，內多小醜，其存亡危急之勢，與北宋相彷彿。有志之士，莫不發憤圖存，安石之政治經濟遂爲識者所重視。安石變法之旨趣及其新政之內容，無可非議，然其失敗之癥結所在，吾人自應慎之戒之，危蹈覆轍，而期宏效。古人有言：「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資伊呂之輔矣。」爲政在得人之旨，談革新者當奉爲圭臬。

新聞編輯體式之探討

朱司晨

一、新聞編輯之意義

新聞社內部的組織極為繁複，而最所注重的即在編輯、排版、印刷、與營業等四項；其中當以編輯一項最佔重要。因為新聞紙是所以供給消息的，其內容貴乎翔實、明瞭、簡要、及美化；蓋翔實所以使讀者知道事實的前因後果，明瞭所以使讀者得以一覽無遺，簡要所以使讀者能以最經濟的閱讀獲到最大的智識，美化亦所以使讀者能夠發生良好的觀感。

講到新聞紙所有的材料，原是屬於多方面的，材料的編成，要經過蒐集、選擇、整理等各種手續，而新聞記事種類繁多，茲舉AU式二十一種分類法如下：

- 一、政治外交；二、外國電訊；三、軍事；四、經濟；五、生活；六、學術；七、教育；八、文藝；九、運動；十、集會；十一、犯罪與災害；十二、天候氣象；十三、人事；十四、地方記事；十五、消閑文字；十六、無線電話；十七、家庭；十八、小說或談話；十九、社告；二十、社評；二十一、攝影。

夫新聞紙的特質，厥有兩端：即一報告事實，二引人注意。而他方面分段的請求，使閱讀便利，形式美觀及新聞格式之研究，以引起讀者的注意，便利讀者的查檢，都

是非賴編輯的得其方法不為功的。

二、新聞編輯新聞價值之認識

關於新聞編輯之重要性，已在上節說明大概，本來要一張新聞紙的能夠引起人的注意，並不是一件什麼容易的事，成功的報紙，據美國在百分之六十家中所當得的共通點計有十五條，舉其比較重要的，則有：一、第一頁能夠引動讀者；二、全報編輯方法的完善；三、特別好的新聞；四、紙面的獨出心裁等。然而如要達到上述的幾個特點，大部份的功效還是要得力於新聞的編輯，可是要什麼新聞才能引動讀者呢？怎樣才能顯示出是特別好的新聞呢？要使紙面獨出心裁，要不要講究新聞的排列法呢？用什麼標準去決擇新聞排列的次序，而才顯得是全報編輯方法的完善呢？這對於新聞價值的認識，實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就原則上講，新聞價值初無大小的可言，全視事件的何若，及採訪的結果而定，不宜以其是政治或社會而分出輕重來；這因為新聞的價值是在新聞自身，並不因政治社會的分別而各異牠的價值的。那末新聞的價值將怎樣決定呢？以下摘錄日本杉村廣太郎所舉的新聞價值條件，以見一斑：

(一) 為多數人感得利害和興味的；

(二) 近距離；
(三) 異於日常普通的事；

(四) 商業上的競爭，運動競技，勞働爭執，政治上的對敵行為等，以爭勝負為主眼的記事；

(五) 關於幼兒動物的事；

(六) 關於嗜好的及得意的事，即各種的運動、演藝、娛樂、照相、指南、蒐集癖、漁獵之類。

三、新聞編輯之各派主張

新聞價值怎樣決定，我們已經知道了；可是新聞又有硬性和軟性的分別。政治、外交、財政、經濟、教育、宗教是硬的；火燒、盜賊、私奔、情死、自殺、殺傷的街頭雜事，和文字、演藝、科學、無線電等是軟的。至於編輯方式大率再可分為分類編輯和混合編輯法兩種：一、分類編輯是把記事依照新聞分類來排列；二、混合編輯是把新聞價值最高的記事放在頭上。前者可以英國式做代表，後者則可以美國式做代表。

分類編輯法大概是採取地方主義，把軟性新聞放在軟性欄，硬性新聞放在硬性欄，而不以新聞的重要與否為刊登的先後標準的；而混合編輯法則恰是與此相反，牠不分硬性軟性，而是以新聞價值的高下以定新聞排列的先後的。

茲附錄各國的報式，以為新聞編輯參考的一助：

(一) 英國式 注重新聞方面，第一版是廣告，新聞是登在第二版的；

(二) 美國式 注重新聞方面，第一版為新聞；

(三) 法國式 注重報告的方法，與事件的輿論，不注重事實；

(四) 德國式 注重思想和理論，尤其是科學、哲學等學術的探討；

(五) 日本式 在骨子裏是德國的科學精神，在描寫上是法國的藝術手腕，而形式則兼英美之長。

四、我國現時各報之編輯體例及今後所應採取之方針
我國現時各報所採用的編輯體例，申報、新聞報、民報、晨報等都是採取分類編輯法的，大致是國內要聞編在第一張，評論也有放在第一張，也有編入第二張的，其次則為國際電訊，次為各地通訊，再次為本地新聞，此外則為教育欄、體育欄、經濟新聞欄，以及文藝版，和各種特刊等。採用混合編輯法的，勉強可以時報做代表；因為所謂混合編輯法，在新聞編輯上說來，只要是有某種價值存在着的新聞，不以發生的地域來決定其編排地位的殊異，而是以觀察其輕重，以作排列前後的標準，並分其性質，以作類別的輯集的。其他如時事新報和中華日報則是兼採混合編輯法和分類編輯法的。大率固定讀者多的，則用分

類編輯法較好，否則用混合編輯法以便吸引臨時讀者。

日本各報的編輯部組織，從前也分硬軟二派，硬派是屬於政治、經濟、外交等新聞，軟派則為社會新聞；現在則也已採用混合編輯制。採用混合編輯制，其理由為：一、可以使新聞社內部組織統一連絡；二、軟硬性新聞同樣注意，可以打破看報者惡習；三、實行混合編輯制後，報館方面組織可以單純化。

採用混合編輯法的利益，有如前述，而在我國一般的人對於社會軟性新聞的偏重閱讀，因而對於國際及政治等新聞反被忽視，甚且從不能引起其注意與興味；故欲矯正此弊，採用混合編輯法似較有效；但並不是像美國式專以煽情主義為主的。

關於編輯的體式，自應酌量情形採用各國之所長，而求其能適合我國國情的；他若硬性新聞資料的採用，欲求

其確能應我國現時讀報者需要的，有謝六逸先生的一段話採錄在這裏，以作本文的結束，一方面也所以促起我國各新聞社當局的注意：

「我國報紙為政黨辦者，多偏重宣傳，利用新聞政策，此外的報紙多為營利，無主張亦無主義，我們不願此趨勢長此下去，應為民衆服務，現在應注意之點，一為邊疆問題國際問題，在中國僅有路透與哈瓦斯二電訊社是不夠用的，最好方法由報館委託留學外國之中國學生做通訊員，有華僑之地則委託該處華僑學校之教員為通訊員，此外凡城市自治團體成績昭著而富有朝氣者，及農村破產，經濟恐慌，建設消息，均應注意作為硬性新聞之資料」。
(見謝著：實用新聞學二六五頁)

掙扎

上

黑色的夜網，好似飄渺的黑髮一樣，由半空中撒下牠陰沉沉的影子來，都市裏的電燈，睜開了無數隻怪眼，沖破了重重的黑暗，將牠凶狠的光輝，射在馬路上，行人的身上，似乎要吞下了這一切。每天都在馬路上奔波着的周明，他，這時拖着一雙疲憊不堪的兩腿，在×××路上出

現了。

「……十八……二十……二十七……」

他一邊向南走去，一邊仰着頭，算着門牌的號數，五顏十色的電光，交織成一副雜色的迷網，蒙在他的臉上，將他的臉色，越染得憔悴和蒼黃；雖然他僅僅祇有二十三歲，但生活的折磨，吞噬了他的青春，頰骨高凸，鼻子削

薄得和刀背相似，眼睛失去了那耀人的神采，深陷在牠那黑魅魅的幽宮裏。微風戲弄着她蓬亂的頭髮，掀起「國產嘩嘩呢」的舊大樹，越顯出潦倒在饑寒裏的窮酸氣來。但他的眼裏，還放射着希望的銳光，他的胸中，還沒失去貪生的本能，他依然向前走着，算着門牌的號數，去應人家的僱傭。當他走到×××路的××路口時，便在那交叉路口上，被他發現了他要找的一〇三號的門牌。這是一樓一底的房子，樓下是一家汽車行，樓上便是×××律師事務所，一塊長方形的招牌，堂皇地掛在那兒，正和「招考助理員」的廣告上所說的一樣。他想起便在這兒或許能給他一個職業，心中不由得十分興奮了，兩條腿頓時恢復了力量，撩起衣角，很有彈性地，把身子搬上樓去。剛站在樓梯口上的聽差，一眼看見他迎面跑了上來，欲躊躇地把他一瞟，似乎已看出了他的來意了，便向他作個手勢，一聲不響地帶他進了會客室。豆腐形的會客室裏，早已擠滿了人頭。

「啊呀！這麼多！」

周明不覺吃了一驚，隨即把人頭算了一遍，統共是十八顆！他的心裏，未免要浮起失望的念頭；但他立即又自解道：

「或許是爲了官司，來請教……？」

可是，等他重新把他們看了一遍，發現有一大半都是

和他同樣年青，同樣臉色蒼黃，衣衫襤褛，這一個寬慰，便完全幻滅了。他的心頭，正在怦怦地跳，樓梯一陣急響，又上來了兩位，同時在「會計室」裏，還跑出五個人來！不久，這兩間小房子便擠滿了人。

有一位頭髮撩得很光，穿着一套紫色整腳西裝的少年，口裏大嚷道：

「了不得！了不得！一個助理員的位置，這麼多人來搶！」接着便掉過頭去，和那位聽差搭訕地說：

「你看？我有幾分希望？」

「誰知道呢？這是和買航空獎券一樣的！」

「哈哈哈，對了！對了！」

西裝少年囁嚅了一陣，點了一陣頭，突然沉下臉來，誠懇地向那聽差要求道：

「費神照顧照顧，等會兒讓我先進去吧！」

「那不行的，誰先來，便誰先進去。」

聽差斜瞟了他一眼，扮了一個譏笑。

「你怎能記得清呢？請……」

他們正要再打交道，但「事務室」裏的電鈴叫了，聽差便趕快跑了進去。

一會兒他出來叫道：

「那一位先生先進來呢？」

全體都聳動一下，誰都想搶先進去的。在掙扎中，周

明和西裝少年碰了一個滿懷，便給一位穿着一件慘綠色的

舊暉曠大褂的先生乘機搶進去了。

十分動聽地說：

「事務室」和「會客室」，祇隔一重薄壁，於是全體的人，便都聳起耳朵靜聽「事務室」裏的對話：

下

「事務室」和「會客室」，祇隔一重薄壁，於是全體的人，便都聳起耳朵靜聽「事務室」裏的對話：

「多呢！多呢！單就我們同鄉所開的商店來說，便有兩千多家，而且因為我們有了同鄉會，我到上海又好幾年了，所以都和他們認識的。現在是廣告的時代，互助的時代，先生如肯栽培，我自然……」

「哈哈哈！先生是個明白人，我也十分願意幫你的忙的，但這可不能空口說白話呀！」他在歡喜裏似乎帶了點遲疑的神氣。

「你是四川人嗎？」

「正是！正是！」聲音有點顫抖。

「同鄉多吧？」

「到也不少。」

「那末，你和他們是不是全認得的？」

「這却不多！」

中間沉默了一會。話聲又起了：

「唔！好罷，這兒給你一張名片，事情如何，再通知你。」

那位便退了出來。人們正在面面相覩，不明白為什麼在「面試」的時候，律師先生祇單問了「有多少同鄉」便算了事，而西裝少年，却乘人家不防，一脚便搶進去了。

對話又由「事務室」裏傳了出來。

他們談了幾句關於籍貫、出身一類的話後，談鋒便又轉到「同鄉有多少」的問題上來了。却聽見那西裝少年，

晨光週刊 挣扎

第四卷第二十三期

一三

到了第十七個人，由「事務室」裏退出來時，周明才得擠了進去。並不寬大的「事務室」裏，僅僅擺着兩張寫字檯，一位頭髮疎稀的中年人，坐在一張圈手椅裏，他狹長的臉上，架着近視眼鏡，身上穿了一件灰色的毛葛長衫，頭髮已經花白，在五十支光的電燈下，臉上也顯得並不多麼華彩。他一眼看見周明走了進來，微微和他點頭招呼，問了姓名後，便在桌上的履歷片堆裏，翻出周明的履歷片來，看着問道：

「你是福建人嗎？」

「是的！」
「在上海貴同鄉有多少呢？」
「那也不少的。」

律師先生沉吟了一會，在他的身上，又打量了一番，似乎有什麼事情，很使他遲疑難決，但終於無可奈何地開口道：

「來當助理員，本要現金保證的，不過，這也有個好辦法，你若肯來這兒學法律，到了三個月後，再升為助理員，便可不要保證了，你願意不願意呢？」

「但我……」

「完全不要學費，而且時間也可縮短些，」他趕快截斷周明的話頭說道：「便是書籍我也可奉送的，你不是住在××里嗎？離此地很近，來往也便當！」

投稿者的被拒

一個文藝寫作者，要把自己的作品，供獻在大眾面前，這投稿的手續是免不了的。在此地，當然得把特約的托有力者的介紹堆開的，那樣靠着純感情戴了眼鏡來批判是不會準確的，他們也會是毫無理性可言的，所以我此地得聲稱的投稿者，當然是以自己的精力所鎔鑄成的作品，上門寄到編者的手裏去，也是以一個無名作者的名義來任憑編者的審核的，我想，要是一個編者能不以為自己以外

他湊近周明的身旁，一雙近視眼，似乎十分親昵地瞧着他，神色是十分緊張的。但周明苦笑了一陣，終於謝絕了他的「好意」，憤然地說：

「謝謝先生，我不能空着肚子來聽講呀！」

「唔！……」律師先生往椅背上一靠，露出若有所失的神氣，半嚮說不出話來。「那末，你先拿一張名片去，以後我再給你設法。」

周明接過名片來看看，正面是他的「大名」，背面有兩排小字是：「受理一切訴訟，酬金特別從廉。」這頓使周明感覺出，律師先生的神色所以會那麼緊張，那麼惆悵，都在他也有不少的同鄉這一點上。他不覺十分同情他，因為他感到律師先生也正和他自己一樣，在努力掙扎！

江菊林

或名人以外尚有一羣在沙灘上努力向岸上奔走的人，他得以費些時間來一篇篇誦讀的。于是緣因正在編者能有青睞發見——自然，拿到會馬上拋在紙籃裏的也會有的，而且也僅有——發見作品內在的貧弱，或有思想上的不相稱，得擋着的，甚至真的請他下紙籃了。這，我想每個寫作者會有這樣的經驗，經驗着自己有時，稿件寄去時，不見刊着的，或是多謝他的由鴻雁仍帶回了的事，其實這也正不

必灰心，失望，甚至大罵其出版家的不平等，種種惡劣的行爲和滿腹的牢騷；其實，這正是你的文藝的內在底試金石，豐富與否，充實與否，會給予一個客觀的較量的；而實也是積極地指示着一個投稿者該更充分地努力着，消極地却是一個投稿者所必經的過程！

在中國，我沒發現文學者們關於投稿被拒的故事，隱約地曾知道多產作家號稱爲中國的莫泊桑的沈從文，他在北平時（那時還稱爲北京），投稿胡適之所編的晨報副刊有數十次之多，但也終給胡適之賞識了他的文章。在外國，我且舉一個前年逝世的美國有名的小說家霍威爾 W.D. Howells，在他死後所出版的書簡中，常寫着投稿大西洋月刊被拒的記載，在一八五九年三月，他寫信給他的好友畢哀特 J. Pratt 說：「我非常高興，你投上了大西洋月刊了。唉，我如果也能夠投得上就好了！你把詩寄給誰，誰覆你的信——快告我吧！」同年十月，寫給他的父親說：「我簡直等不及了，天哪，真倒霉——大西洋月刊還沒有把我的詩登出來！」一八六四年八月他從威尼斯領事署寫信給詩人羅威爾 Lowell 說：「我將威尼斯生活的首章寄給大西洋月刊，照例主筆又把原稿退了回來，我的一切詩

文投稿，主筆總是給你一個拒絕。我也不怪他們，只怪自己文章做得不好，但是自己看看，却又不十分壞。」一個小說家如威氏，當初尚被主筆拒稿過，我們也正用不着消極的，失望的。沈氏的能有些成就，威氏的終能做到他一向夢想着的投稿被拒的大西洋月刊編輯，這都不過是他們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努力而已！尤其是如霍氏的真情的自己的說話，但他所說的「自己看看又不壞」，這正是一個寫作者甚至一個偉大的成功的大作家也有的也犯着的毛病，當然，爲的是也祇憑自我的主觀啊！

舉過了這兩個例子，所以一個投稿者的被拒，實不是一個可以令人悲觀的事情，也並不是怎樣慚愧羞赧的事情，而該是給自己以再努力再自勵的一首動人的詩篇！

寫作者啊，別自綏於投寄你的作品，也別對於被拒的稿件以無謂的歎息，這該當牠是嘗試的試金石看待的。原來，這一個大作家一樣也要有逢着這一個觸礁的，當然，投稿刊取了以後的稿費，如愛倫坡 Allen Poe 的最大傑作長詩烏，也祇賞得了十五元的稿費，要和現在的蕭伯納或馬克萊比比，真也夠人氣呢！稿費的問題，應當別論的！

上海夜景

賀昭銘

夜之神張開了大口，想吞併了這整個的宇宙。但是不

可能，這龐大的上海，在夜神的淫威下，越發顯得光明而

燦爛了。

在白晝裏，街上的行人已經要算不少了。但一到夜間，人更是螞蟻似的多了。有着西裝的少年男子，有穿高跟的妙齡女子，有滿臉鬍子的印度人，有藍睛紅髮的英國人鞋，……總之，各種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人，無不盡有。他們忙得很，街上擠得很，究竟他們有什麼事情？我沒有知道，而且表不願知道。

電燈的力量實在驚人，牠照得整個的街市光明起來，燦爛起來。高大的洋房，甚至這混圓的地球，也將被牠照穿了。在燈光裏望過去，輝煌燦爛，一閃一閃的紅、綠、藍、黃、青……啊！這是何等的鮮明！我疑惑了，這是人間嗎？或者就是美麗的天堂？

箭一般的汽車、電車，飛奔了過去，又箭一般的飛奔而來。兩只睜得炯炯有神的眼睛，是那樣的圓而大。牠好像對着鄙視，又好像對着大眾驕傲，大有誰敢奈何我的氣概。我心裏非常害怕，我以為那是吃人的猛獸，但牠對於那些穿西裝的、摩登的，……為什麼老是那樣的客氣？

如果到什麼大世界啦，共舞臺啦，先施樂園，新新花園啦，影戲院啦……等地方一去，啊！那更會使你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記得我也去過大世界一次，在那

裏，有各種藝術的表演，什麼京戲、紹興戲，古書活動的影戲，神祕的舞場，……多極了，無不應有盡有。固然我的目的是要看戲，但我的眼睛却不讓我看，我開始環視我的四周，我發現了，發現在這大世界裏，充滿着許多妙齡少女。「她們也來看戲嗎？」我這樣疑問着自己；但事實告訴我：「她們那裏是看戲，簡直是看人！」每經過一個人，她們總是上下的打量着，繼而握着他們的手腕，露着哀求的笑容，唔！我醒悟了，原來這就是都市中的主角嗎？不錯，要是缺了她們，都市的戲就會退色；都市的點綴就會死板；都市的生活就會乏味；也許這一幕上海夜景亦將沒有一些生氣了。我仔細的看，偷偷的看，立刻我看見她們在笑了。然而，在這笑聲裏，我領略了她們的生活，知道了她們的痛苦，她們並不是自動的來做這種出賣靈魂的生涯，無情的生活鞭使她們如此。雖然，她們在笑，但這又何曾不是變形的哭呢？

夜深了，涼風送來了一陣一陣的粉香，煤氣味，音樂聲，……汽車，電車，依舊箭一般的飛來奔去，街上的電燈依舊燦爛而輝煌，舞台的旁邊，影戲院的門口，馬路的兩側，……依舊看得見，一個，兩個，三個，……苦着臉兒瞪着眼兒的人們。

冬晨的西子湖畔

陳恭禮

一個殘冬的清晨吧！

老天總是那般陰森冷靜，一片灰黑色的天空，沒有一點白雲，像個死去了的，冽冽的朔風發着威力，猛力地向着大地萬物吼着，無情的細雨隨着朔風飄着，黃葉是離了牠的慈愛底母體，奏着悲哀的歌，展着兩翅兒，翩翩地向着大地飄着，飄着，樹枝上的小鳥們，都縮了頭，裹在溫和的母親懷裏！

宇宙大地是籠罩着黯淡的晨光，都市中的闊人們，他們忘却了世界是悲哀，酣睡着映那紅粉骷髏升官發財的幻夢！

一條西子湖畔的道上，堆滿着已染污了的殘葉，馬路

萬佛塔上

啊！我們登上最高層了。

展目遙眺，我疑是一幅憧憬素描的圖案。

在高處，噠隆噠隆的機器響動聲會在空氣中播散得更利害，我驚疑是飛機在塔頂盤旋。仰看天際，淡雲微日，清朗得煞是令人可愛。房屋像鴿窩或蜂房一樣排列在脚下，密密的綠色竹林，像染了色的棉團一樣的安置在地下，風來了，微微的搖曳，作出蕭蕭的響聲，猶彷彿澄碧的水波，風吹而起了漣漪。街上憧憧的人影，市上擾擾的囂聲

是那麼濕滑，害得行路時，污水隨着兩腳兒直飛向鞋襪上都染了污！

湖上是靜寂得甚麼似的，遠望幾只船子空着，在湖畔的兩旁停着，一陣寒風向着整個的湖面吹去，殘黃的蘆葦都搖着頭，呀呀地奏着哀歌，湖水起了一層層的銀波！

馬路上顯得孤零，行人怪得稀疏，只有幾個鄉村的姑娘們，挑着剛從田裏收穫的肥大青菜，擰着已破碎的雨傘，奮鬥地和那殘酷的風雨掙扎，挑往都市中去換那辛苦的汗血錢！

送葬的人們，在冷靜的馬路中溜過，一陣悽慘的號哭聲，刺入了孤獨的心，是更感得寂靜、悲悽、淒清！

周宗鶴

，隨着清涼的秋風送入了我們的耳鼓，別有一番趣味。一隻鳥，一隻，又一隻，我暗地數着，偶然由遠處飛來，先繞塔頂盤旋了幾匝而息下，作吃吃的哀號，不知還是樂吟？這時婺江下流有數隻狹長輕捷的漁舟鼓帆疾駛地打我們對面輕輕悠悠的向上流飛馳而去，一忽兒已在遠處化作點點的黑影了。

隔江遠處棟叢森鬱的南山，暮靄漫山似帶狀，浮漾繚繞，隱約可見。棋局似的田疇，滿佈其下。田野間幾點影

兒在蠕動。旁晚的落霞，閃映得一天的錦繡，我們的頭上也散着斑斕的綺霞，遠處的江面亦泛着金碧的奇輝。司時之神告訴我們說，「時光已不早了」，於是我們扶着梯子走下塔來，一抹胭脂的夕陽却和我們平頂了。美麗的落日啊！我該怎樣讚頌才對。

日本都市防護團

歐洲大戰後，這十數年來，世界各國關於軍事用品的發展上，質和量都有驚人的成績。尤其是空軍。

如蘇聯：陸軍飛機數達二五〇架以上，編有二二六個中隊之多。如美國，其空軍最近使用的各種爆彈，彈量為一〇〇〇磅。這，是人類的大恐怖，尤其是日本。

日本，平常時以美及蘇聯為其二大假想敵。美和蘇聯在空軍上的非常進展，是給予日本最大的威脅。

因是，日本舉國上下除努力發展空軍做趕上美和蘇聯的好夢外，一方面，便竭力普及防空知識，以備萬一的非常場合合作準備。

大正十二年，關東大地震，災害蔓延、損失極大。有了這一次的經驗，在昭和五年春間，東京府，東京市，警視廳，東京警備司令部，東京憲兵隊——會合協議。同年九月，訂「非常變災要務規約」。昭和七年九月一日；在東京舉行防護團成立式，東京市長兼聯合防護團長，市下各區，設區防護團，區長為防護團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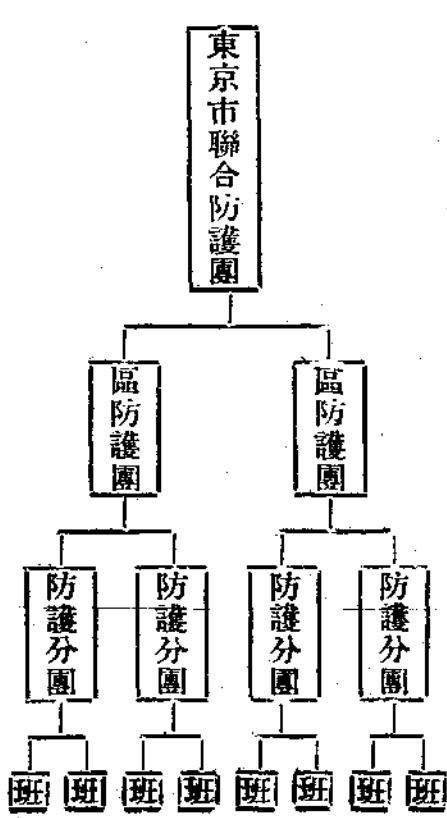
飛鳥歸林，蟬聲已歇，暮色也漸深沈了。回首看看這閨麗建築浸漬在這黃昏的悽慘的氛圍裏，懷古的思混和着「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感慨，我憑弔這塔的建造者之外，更憑弔這個謎似的人生。

陳馥潤

依其地域人口的大小，編成數個乃至十數個的防護分團，分團有分團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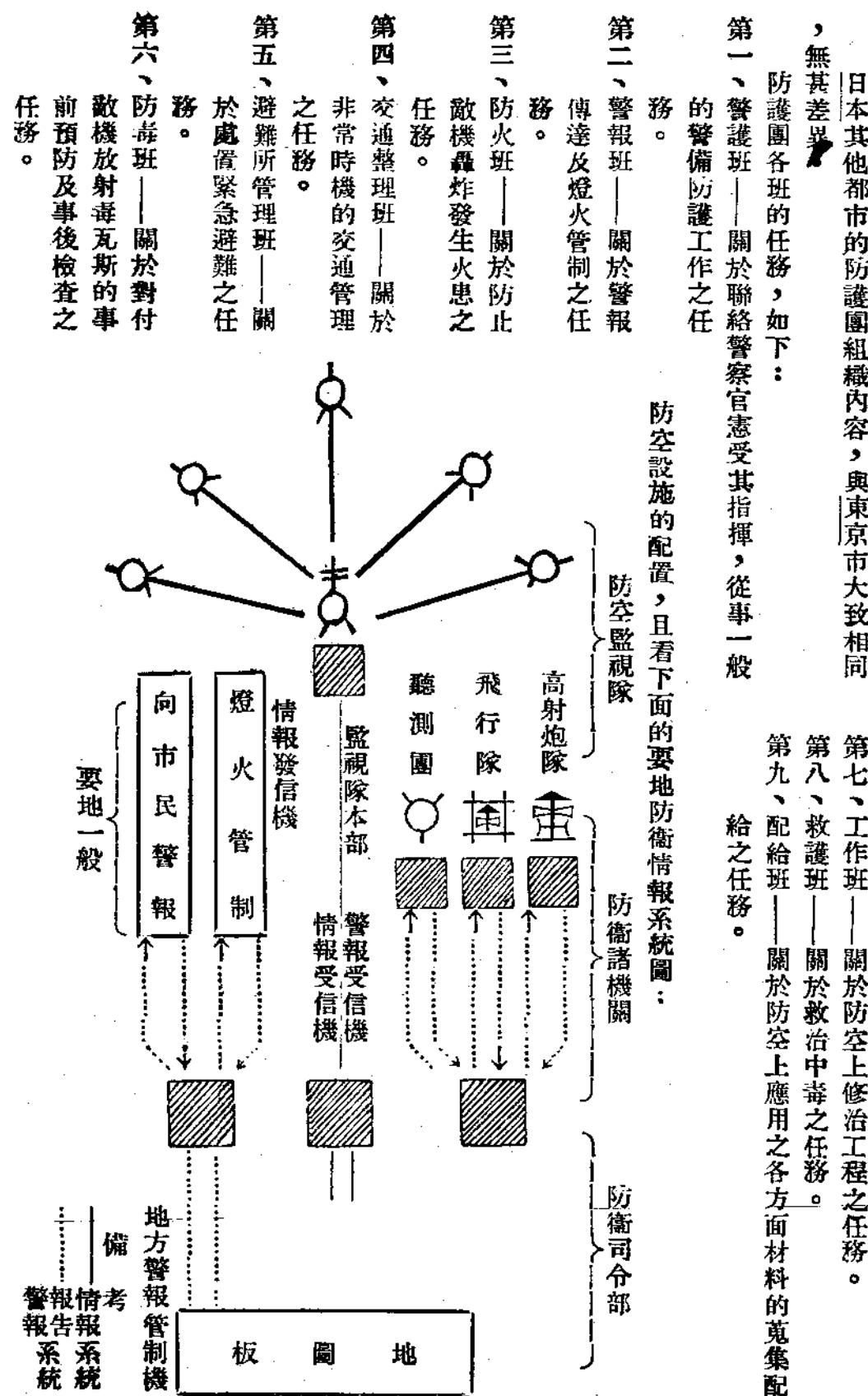
分團下，分九班。即：一、警護班，二、警報班，三、防火班，四、交通整理班，五、避難管理班，六、工作班，七、防毒班，八、救護班，九、配給班。

東京市防護團組織系統如下圖：



日本其他都市的防護團組織內容，與東京大致相同，無甚差異。

防空設施的配置，且看下面的要地防衛情報系統圖：



日本都市對於防空的實施，有防護團的組織，而以青年團為中心。

因為日本青年團團員，大都平日對於身心修養上有相當的訓練，明白的認識青年對於國家民族所應負的責任與使命的重大，都能抱有犧牲一己，以謀國運的進展與民族的發皇的精神。

他們都深知一九三五、六年所謂「非常時」即將到來，這第二次的世界大戰舞台上的主角，他們坦然的承認是他們日本。戰爭序幕一掀開，最偉大而嚴重的一個場面，無疑的，準是「空中戰」。日本應深深感到自己的假想敵

——美與蘇聯現下正在積極從事於空軍上軍事用品的質和量之擴大的威脅而有加緊防空工事的準備。

日本青年團團員，在這個急迫需要的場合，便聯袂奮起而愉快的去把都市防護工作的大任加在自己的肩頭，他們便成了防空的中堅人物。

在幾次防空大演習時，我們已看到他們——日本青年團的活躍，認真而愉快的精神。

我中國的青年應迅速的從緋紅色的氛圍裏衝鋒出來，迎頭趕上去！

約稿規

表價定

郵 費	期 數	每週一期	全年五十期
市內不收	零售每期三分	全年一元二角	
國外全年	一元角		

▲歡迎定期閱▼

- (一) 本刊不僅為同人等之論壇，並願公開為全體讀者服務。如承惠賜文稿，極表歡迎。
- (三) 本刊計分社評、論著、青年園地、文藝等欄。除社評由本社同人執筆外；其餘各欄，凡關於政治、經濟、教育、外交、社會各種實際問題之研究與批評，或中國革命問題，青年問題之討論，以及其他學術思想之介紹，簡短精悍之遊記，雜感，書報介紹，地方通訊暨文藝創作，小品文等，一律歡迎投稿。
- (三) 本刊所載文字，以簡短切實為主，凡過分冗長空泛之文字，一概割愛。
- (四) 投寄採稿，須附原文，以資核對，如原文不便寄送，須將原書名稱及出版處告知，稿末並須書明原書卷頁。
- (五) 投寄採稿，須附原文，以資核對，如原文不便寄送，須將原書名稱及出版處告知，稿末並須書明原書卷頁。
- (六) 來稿經採錄後，應致薄酬如下：(一) 計字每千字酬金一元至五元，(二) 計篇每篇酬現金一元至十元。
- (七) 本刊對於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八) 來稿概不退還，請勿附郵票。唯在萬字以上者，如不採用，得由「編輯室信箱」通知領回。
- (九) 來稿須書明真實姓名住址，並於稿末簽名蓋章，發表時以署真實姓名為原則。
- (十) 來稿請選寄本社編輯部，以免誤遞。

晨光週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

編輯者 晨光社

地址：杭州宣老口新民路三七三號

電話：第三四一二七號

總代售處 杭州正中書局

印刷者 青白印刷局

地址：杭州城東坊石子巷

▲招登廣告▼

等第位 全面價目半面價目四分之一

甲等	特等	封底	外頁	內頁	抬頭
乙等	正文	前後陸	元肆	元伍	元陸
丙等	圖畫	元二	元三	元四	元五
丁等	廣告	元一	元二	元三	元四

意注 广告价目表

1. 廣告格式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另加費。
2. 長期連登者，可特別訂，工料費另加。
3. 諸君廣告，請向杭州優待，訂期一月以上者，第一期概行送登。

杭州正中書局

地址

官巷口新民路三七三號
三四一七號

△大學叢書

吳頌皋主編

變態心理學 蕭孝嶸著平裝本一元五角
現代人口問題 柯象峯著平裝本二元四角
最近世界政治史 袁道豐著平裝本二元

△文藝叢書

王平陵主編
王平陵著四角半
方於譯六角
趙少侯譯三角
鍾憲民譯六角半
梁實秋著六角半

中國學入門
教育研究法
中國土地新方案
英國與其殖民地
掀天動地的蘇俄革命
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唯生論新聞紙
興國英雄加富爾
最近政治思想史

蔣梅笙著九角
朱智賢著一元四角
殷震夏著一元
姚定塵著一元
陳樂橋譯八角
薩孟武著六角
陳立夫著四角
王開基譯九角
薛品源譯八角
陳友琴著四角五分
梅心如著一元六角
許桂馨著
陳澤風著四角

期待
恨世者
波蘭的故事
偏見集
恨母寧死

△軍事學

鄧陸夫譯一角五分

山地行軍
德式油發動機構造綱要
機關槍對空瞄準具
使用法

川遊漫記
東北地理
風箏

△外交叢書

凌統聲等三角五分
周鰲生等五角
袁道豐等四角
周子亞編三角

中國今日之邊疆問題
最近國際法上幾個重要問題

鄧鐵民譯一元二角
彭萊父譯七角
史無弓譯五角五分

積極防空
戰鬥綱要表解
世界軍備

胡懷琛著一角
宋壽昌一角

近代各國外交政策
軍縮戰債賠款三大問題
現代外交家傳記

兒童音樂故事
中國小說的起源及真演
變